

在老伴美棠去世後，手繪了18本畫冊，以平實幽默的畫風，記述了與妻子美棠從初識到別離的近60年時光。這是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。這個故事似乎又是那麼不真實，甚至，連故事主人公的後代，在評價爺爺奶奶的愛情時都說，這就是一個童話故事，現在不會再有。 ■《北京日報》

饒平如，黃埔軍校十八期學員。他參加過抗日戰爭，又參加過解放戰爭，後來做過編輯、美編。將近90歲的他，在老伴美棠去世後，手繪了18本畫冊，以平實幽默的畫風，記述了與妻子美棠從初識到別離的近60年時光，取名為《我倆的故事》。

### 死亡沒辦法 用畫留至愛

饒平如沒學過畫畫，這本畫冊



裡不少畫是他臨摹豐子愷的作品而來的。他靠著想像從美棠童年的模樣畫起，畫她少女時代初見面的樣子，婚禮上之新娘的面容，一直到她白髮蒼蒼和貓為伴時的姿態。他說：死亡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，但是畫下來，心中所愛的人，就可以存在。

見到美棠的第一眼，饒平如25歲。他記得相親時跟父親走進女方家，窗口旁，一位姑娘正在梳妝。他記得她的小鏡子、波浪捲、紅嘴唇，記得她對鏡自攬的模樣。

婚後世動盪，饒平如與美棠兩地分居長達22年。1958年，饒平如去安徽某農場勞動改造，此後在安徽某齒輪廠做工，每年只探親一次。在這分離的日子裡，妻子的信他大多保留着，雖然裡面多是枯燥的家長裡短、妻子的生氣埋怨，他仍珍藏着，錯漏殘缺都重新抄寫補上，貼在畫冊裡。

2008年3月，老伴去了。彼時距離他們60年鑽石婚的紀念日，只有短短5個月。老伴走後的日子，饒平如憑着印象，畫下他們人生相處的近60年時光。快90歲的老人了，但他的畫筆，挾着刻骨的

思念，逆着時光的羽翼，穿透歲月，一點點倒退回去，將這美好，留給他與美棠的後代。

### 回到老地方 「百感重生」

在饒平如的後代眼裡，爺爺奶奶的愛情「就是一個童話故事，現代社會不會再有了」。

兒女曾勸他去旅遊散心，他不願意去其它地方，卻讓兒子陪他去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，因為1948年，他和妻子就是在這裡舉行的婚禮。年近90歲的他，站在當年站過的地方「百感重生」。

# 懷念愛妻



老人手繪的畫。 網上圖片

## 史海風雲

# 總是贊成會遭皇帝訓斥

古代「兩會」：「朝參」「集議」



古代中國的「兩會」很注重民主氣氛，「代表們」敢直抒胸臆，有人甚至敢在朝會上當面指出皇帝的不是，如果「代表」總是投贊成票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，可能會遭到皇帝的訓斥和查辦。

### 議案很難一致通過

在「集議」上，議案也很難「一致通過」，有時還會出現「經年不決」的現象。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朝，有一次會議的議題之一，是討論並頒布官員的工資制度，結果集議了好幾年，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見。由於政策遲遲不能出台，導致上自公侯、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資，即所謂「皆不得俸祿」，實在罕見。

古代最著名的一次「集議」是「鹽鐵會議」。會議時間在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二月，會上，60餘名由相當於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國主選舉出來的地方和基層代表，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駐京高級幹部代表，進行面對面的激烈辯論。

會議由時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，重點議題是對漢武帝主政時期國家施政政策的得失，進行討論。地方和基層代表們對鹽鐵官營、平準均輸、酒類專賣、貨幣發行等多項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，強烈要求廢除之。桑弘羊深得漢武帝的信任，曾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，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制定者，對「賢能」和「文人」的否定意見不以為然。會議最後經過表決，通過了廢除全國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制度，打破國有公營的壟斷。這次辯論表現出了不同治國理念的大碰撞，30年後學者桓寬根據這次「全大會」的會議記錄，整理出了著名的歷史文獻《鹽鐵論》。

### 董仲舒「提案」影響最大

古代共商國是，除了「朝參」和「集議」這樣的「兩會」形式外，還有一種「諫議」制度。所謂「諫」本義就是規勸君主，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，專挑毛病和不足。諫議既有會議形式，也可個人約談，有時還會與集議混在一起，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，諫議多有「提案」。

與「集議」相比，諫議制度在古代中國影響很深，這與皇帝的重視是分不開的。實際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來的，諫官往往也由皇帝親自挑選和委任。諫議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決策時參考，開會時的味道有點兒像今天全國政協會議。諫官都會積極建言獻策，其所扮演的「民主監督」角色，有點像古代中國的「政協委員」。

據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記載，諫議制度其實早在先秦時期便出現了。秦中央設置了中大夫、太中大夫、諫議大夫、中常侍，給事中等權力大小不等的專職諫官，起初並無固定編制，多時達數十人。

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，漢武帝劉徹對「政協委員」十分重視，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。當時，最著名的一位是「新儒學」的代表人物董仲舒，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《舉賢良對策三》，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。

提案的中心觀點是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，提案被採納，儒家地位驟升，從此開始左右古代中國人的意識。（三之二） ■來源：《北京晚報》作者：倪方六

## 「10年未漲神物」 1元火機2元彩票



民生用品漲價潮一波接一波，網友戲言：這年頭除了股票不漲，什麼都漲。記者近日調查發現，市民身邊還確實有十多年沒漲價，甚至還降價的東西。

內地某論壇一道「說說身邊10年沒漲的東西」的帖子最近爆紅網絡。「我先說一個，彩票！一直都是2塊錢！」發帖人拋磚引玉之後，數百名網友開始跟帖回覆：「最簡便的打火機，10年前是1塊錢，現在還是1塊錢！」、「公園、廁所現在還都免費了呢！」

記者看到，網友們列舉了不下10種未漲價的「神物」：2塊錢的彩票、1塊錢3個的遊戲幣、1塊錢的老北京方便麵、1.5元的口香糖、公交車票，還有越來越便宜的電腦等。物價高漲的年代，這些十年未漲價的東西引發了網友們的集體懷舊。甚至有網友專門配上了照片：「提起這些東西，好像看到了自己當年的樣子。」

■《楚天都市報》



### 萌動京城

亞洲首家日本Sanrio公司授權的Hello Kitty主題西餐廳日前在北京三里屯商區正式營業。

新華社

## 「最牛丈母娘」考察堪比刑警

### 問言問語

最近，微博上一則「史上最牛丈母娘」的消息迅速走紅。現在大齡的剩男剩女們，父母幫着相親的可並不少，不少人都在抱怨爸媽管得太多。

史上最牛丈母娘的這條微博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一份excel的表格，上面包括了相親時間、地點，相親人的姓名、年齡、身高體重、生肖、戶口、情史、體型、臉型、畢業院校、專業、學歷、英語、公司、職業、收入、加班、18型人格、生活技能……並且每一項都按1-10進行評分，並計算出總分，只有達到合格的才能得見女兒的芳容。

這只是初步的機器篩選。機器篩選完以後，就該人工篩選了，這位丈母娘還有一本手記，上面有見面的全過程：比如在3月29日的一篇相親記錄中「我問了一下工資待遇，小伙子吞吞吐吐，估計條件一般，而且吃飯的地方居然是買了團購券來的，感覺有點小氣，這點需要觀察一下。」

■中國廣播網



「史上最牛丈母娘」微博裡excel的表格部分。 網上圖片

## 整形六次成「壽星頭」 女翻譯丟優職

30歲的展顏（化名）越來越怕照鏡子了，鏡中那個額頭畸形的姑娘令她覺得陌生。作為翻譯的她，已經「失業」一年半多。3年前，一次額骨墊高手術讓展顏捲入整形糾紛，持續不滿意讓她接連做了6次手術，但現在展顏依舊無法回到「正常狀態」，是否走訴訟的道路又讓她顧慮太多。

2009年3月，在男友的陪伴下，她來到北京東南醫藥美容醫院做了額骨墊高手術，醫生姓丁。「當時做完還不錯，但傷口消腫後，就看出來不對稱。」當年8月，她進行二次修復，手術者還是丁醫生。再次手術，不平滑和不對稱的狀況仍未完全解決。3個月後，丁醫生第三次為她做了修復手術。

為了達到完善的效果，直到2010年5月，她一共在該醫院做了6次手術，前後花掉十幾萬，但結果仍讓她無法面對。如今，展顏的額頭出現一道溝壑，額頭比正常人突出近2厘米，右側像長出個大包，眉宇之間還有明顯的皺紋。「我手上要拿個桃，活脫脫一個南極仙翁。」展顏這樣調侃自己。

■《京華時報》

## 清遠召開產業發展規劃研討會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羅高 清遠報導）日前，由清遠市委、市政府，廣東省社科院等舉行的「清遠產業發展規劃研討會」在該市國際酒店開幕。相關專家學者，該市領導及部分官員、企業家等200餘人出席。

來自國家發改委、廣東省及中山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學者圍繞「轉變經濟發展方

式，優化產業結構和佈局，全面實施『橋頭堡』戰略」主題作了專題報告並與參會者進行互動交流。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認為，清遠生態環境很好，在過去往往是劣勢，到現在卻變成了發展生態經濟的優勢，建議清遠要把握好。會上，該市還宣佈聘請13位專家為清遠市政府顧問，並向到會的9人頒發聘書。



清遠市委書記葛長偉、市長江凌出席會議。 香港文匯報清遠傳真

## 歷史上的今天

# 王守信貪污巨款案告破

1979年4月23日，黑龍江省破獲了一起該省最大的貪污集團案件。罪犯王守信等人全部落網，被依法逮捕，參與分贓、窩藏、轉贓犯罪活動和與此案有牽連的重點人，也都分別進行審查。這個貪污集團自1972年以來，共貪污人民幣53萬餘元，相當於該公司當時固定資產的兩倍。首犯王守信是文化大革命中投機起家的、鑽進黨內的壞分子，原任賓縣燃料公司黨支部書記兼經理。王守信乘文化大革命混亂之機，靠投機

鑽營，打擊幹部群眾，「造反」上台，當上賓縣燃料公司經理。上台後一手抓權，一手抓錢，不擇手段地大量鯨吞國家財富，從1971年11月起至1978年6月止，王守信貪污和侵吞物資折價共507.702元。

根據人民檢察院的起訴，經過公判調查、法庭辯論、合議庭評議，並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，依法判處貪污犯王守信死刑。1979年10月20日，被松花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死刑。



本報1979年4月24日報道版面